後漢藝文志

後漢藝文志卷三　　姚氏學

子之類十有二曰儒家曰道家曰法家曰兵家曰農家曰雜家曰小說家曰天文家曰歷算家曰五行家曰醫家曰雜藝術家

程曾孟子章句　曾始末見經部五經總義類

范書儒林傳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

馬國翰輯本序曰孟子程氏章句隋志不著錄佚在隋前諸書亦絕少徵引惟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第三篇引有一則　按宋時所傳殘本孟子外書四篇其中有程氏注一條似殘本所原有未必出熙時子所引

按孟子外書自趙臺卿始闢而不取前此固未嘗有議及之者程秀升卒於建初中遠在臺卿之前今觀外書中所注知其本猶是漢志之十一篇

鄭玄孟子注七卷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鄭玄注孟子七卷

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曰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索隱引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疑即孟子注

鄭學錄曰孟子注隋志七卷唐後亡唯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鄭玄曰一條是其遺文僅見者

馬國翰曰後漢書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而隋志有孟子七卷鄭玄注唐志亦有鄭玄注孟子七卷未知何據或爲鄭學者依託其說而成此書歟今佚傳記絕無徵引茲取玄注諸書中所引孟子及隱括孟子義者輯錄以補缺遺

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卷 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岐少明經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傳于時惠棟後漢書補注吳氏補遺曰刋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之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嬰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嬰耳水經清漳水出大

𪗋谷注云大要谷類此棟案劉氏旣有刋誤而萬歷廿四年國子監本遂刋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氏刋誤乃得其實

岐題辭曰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又曰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余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拖據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

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下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唯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以詳矣儒家唯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唐經籍志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藝文志趙岐注孟子十四卷注云孟軻

四庫提要曰是注即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石家夾柱中所作按夾柱即本傳所謂藏岐複壁中是也賓石名嵩時年二十餘及興平元年岐奉使荊州督租

糧時蕩亦寓于表表不爲禮岐乃稱蕩素行篤烈
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北海郡屬青州刺史部也

高誘孟子章句　誘始末具經部禮類

誘注呂氏春秋自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
畢訖

侯志曰高誘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似是正程曾
之書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誘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
代書志不著錄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引高氏誘二則
此外亦無引之者焦循作孟子正義頗得于古訓以誘
所注諸書多及孟子何可攷見乃詳取呂氏春秋淮南
子戰國策三注凡涉孟子者彙集之附于序說茲就所

集次第編錄並熙時子所引合訂成卷以存漢學

俞樾孟子高氏學錄要曰漢高誘自言嘗正孟子章句而其書不傳因就高氏所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中剌取其有涉孟子者以存高氏之學如楊子拔一毛句高本作拔骭一毛此等處亦可云一字千金矣

劉熙孟子注七卷熙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劉熙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劉熙注孟子七卷

經義攷曰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馬國翰楙本序曰熙于後漢書無傳附見三國吳志程秉薛綜二傳中知熙嘗居交州焦循孟子正義引綜傳

以為相傳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譌非南安之誤也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熙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今佚史記漢書文選等注尚有徵引而經文往往與今本不同蓋所據之本劉與趙異宋熙時子傳孟子外書四篇其第三引劉氏熙一則系熙注七卷無外書不知熙時子何據姑依錄之

按經義考言李善三引劉熙注今按選注所引凡二十餘條其琴賦注引劉向孟子注云援牽也一條證以重刊宋本亦劉熙注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誤劉向孟子注亦因此誤

又按熙時子傳外書殘本中有箭誘劉熙等注則此

兩家所注並是漢志之十一篇隋志但載劉注七卷或非其全

劉陶復孟子 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惠棟後漢書補注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侯芭太玄經注 芭始末具經部詩類

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按此芭下敓子字已具詳經部詩類

論衡案書篇曰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

同門雲鋪其朝覯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

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

北宋刊范望注本題記曰楊氏始作之本已盡方州部

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爲天地人三玄

惟宋陸注本不盡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盡首象

唐王涯說玄立例篇曰自揚子雲研機探數擬制玄經

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

按章句至唐已亡故曰不傳

太玄經釋文題識曰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

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

按已上諸說則侯芭有太玄注後人又從注本中幽

出爲釋文邕之注本則雄原定天地人三篇首衝錯
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凡十四篇也

鄒邠玄思

論衡案書篇曰東番周伯奇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
奇之玄思揚子雲不能過也

按陸績述玄云昔嘗見同郡鄒邠邠字伯岐與邑人書
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云云則論
衡所謂東番鄒伯岐也與陸績同郡則會稽人然攷
兩漢地理郡國志無東番縣東番疑即會稽東部然
則伯奇即伯岐名邠字邠（與趙臺卿名岐字邠卿取義同）會稽東部人今
台州郡縣地也仕履未詳時吳會尚未分郡陸績稱

同郡者蓋據州時地域言之按晁氏讀書志引郭元亨太玄疏序云吳郡鄒伯岐求本不能得其言蓋亦據陸績述玄其云吳郡鄒伯岐者因陸績稱同郡而誤會又陸績求本不得誤以爲鄒伯岐

張衡玄圖一卷 衡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又曰所著巡誥懸圖凡若干篇章懷注曰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按巡誥即東西南北巡狩誥

隋書經籍志天文篇玄圖一卷不著撰人

太平御覽天部引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源又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亦見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又文選吳都賦注引云梟羊喜獨先笑後悲

侯志曰康按據李賢本傳注則玄圖本在衡集中而隋志有玄圖一卷無撰人必出張衡無疑蓋後人析出別行也

按太玄十一篇中有玄圖一篇據選注御覽所引蓋即解釋此篇隋志以爲玄象編入天文類實不然也

其書亦編入本集亦別本單行

張衡太玄經注

常璩蜀郡士女贊揚雄以經莫大于易故則而作太玄又曰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王子雍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但載與崔子玉論太玄而不言其爲太玄注常道將所云似即因玄圖而牽合其說若是則平子但有玄圖一篇之解耳今從侯志并存之

崔瑗太玄經注 瑗爵里具經部小學類

范書崔駰附傳瑗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

陸績述玄引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

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常道將蜀郡士女贊揚雄太玄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不載有是書常道將言之鑿鑿必非無據

宋衷太玄經注九卷 衷始末具經部易類

陸績述玄曰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仲子以所解與吳子布續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夫玄

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指歸休咎之占靡所取
定雖得文削義見大體乖矣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唐日本國見在
書目揚子太玄經十三卷宋衷注唐藝文志宋仲子注
太玄經十二卷宋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

經義攷曰新唐書藝文志有宋仲子太玄經注十二卷
考隋書及舊唐志俱無之疑即宋仲子注書子爲字因
譌字耳

按宋注太玄今見于司馬溫公集注中者尚有七十
七條輯而錄之猶可成卷宋藝文志有宋衷解太玄
義經訣十卷李祈集（當是太玄經義訣寫書者誤倒其文）蓋亦輯宋仲

子注而附己所云云謂之義訣

陸績太玄經注十卷　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績述玄曰鎭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尙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閒粗覺其意于是草𠛬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覩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績智慧豈能宏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于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

耳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

常璩蜀郡揚雄贊云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按王肅字子雍魏人）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于玄稱雄聖人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譔（按撰當爲注）唐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二卷揚雄撰陸績注藝文志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宋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吳陸績釋之

按玉海藝文擬經類云揚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而正之爲述玄

並依舊本分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范望始合爲十卷據此則揚氏舊第實十四卷惟七錄載吳虞翻注本卷數相符宋衷注當亦十四卷陸注與宋注聯合爲編而陸有述玄一篇當是十五卷惟子略所錄崇林舊目卷數相符隋唐志所載九卷十卷十二卷者皆疑非宋陸原第宋陸雖不注本經而本經三卷並不與焉也

侯芭法言注六卷 侯芭即侯苞詳見緯部詩類

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及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

後志曰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揚子法言侯苞注

宋衷法言注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按撰當作注唐經籍志十卷藝文志宋衷注法言十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法言注

右注述前代書

桓譚新論二十九篇詳前已具經部樂類

新論曰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文曰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御覽六百二引此案嚴氏可均輯本以爲本造篇文

范曄本傳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
章懷太子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
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
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
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
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畢但有
發首一章
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
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

山爲甲定賢篇曰世閒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
定桓君山之論可謂得賞案書篇曰質定世事論說世
疑桓君山莫上也又曰君山之論難追
隋書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唐
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藝文志同
嚴可均輯本序曰桓子新論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所
載十五事當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意林所載三
十六事當是十三篇惟少本造遣箴閔友三篇各書所
載又三百許事合并複重聯屬斷散凡百七十一事依
治要意林次第以類相從定爲三卷諸引但舉新論有篇
名餘無篇名今望文分繫仍附各篇首名取便檢閱有

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微引其琴道篇謂文選琴賦注引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云云是證意林所載正是殘佚一章故劉歆采用之也揚子雲難究立駿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賢篇案書篇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

鄒邠檢論 邠見前

論衡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又恢國篇云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恭按此所引似即檢論中語

牟子二卷　牟融撰

范書本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鮮陽鴻爲大司農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多服其能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肅宗即位代趙憙爲太尉與趙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

又儒林傳曰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唐日本國書目同

按兩唐志道家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其書亦名理惑論乃靈獻時蒼梧人所作一云牟子博所傳與此別爲一書

韋卿子十二篇 韋彪撰彪見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于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又曰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唐子三十餘篇 唐羌撰

范書和帝本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帝從之章報羌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惠棟後漢書補注羅泌曰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

陳忠搢紳先生論

范書陳寵傳寵沛國洨人也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以久次轉為僕射選尚書令安帝時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聖內懷懼懣

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尙書令會疾卒

王子五篇 王瓘撰錄王祐語

常璩廣漢士女贊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辟命司隸校尉陳紀山名知人稱祐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獲舊校云獲一作瓘志其遺言撰王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顏子列傳學官

又三州士女目錄曰文學高士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弟瓘有文才而不悉行事也

王逸正部論八卷　逸始末具史部地理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儒家有正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三節類聚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即正部也今輯佚文爲卷書多勸學語亦每論當代著作如謂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

侯志曰意林引一條云淮南浮僞而多恢云云其目錄

蓋出數書之上也

按范書儒林傳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蓋合併著于篇此論當在二十一篇中予鈔晉錄十卷七錄八卷既庾同時所見不致互異似仲容并其他文字二卷爲十卷文貞處士分析編類以後二卷入之別集歟書鈔引王逸折武論當即此書之一篇

王符潛夫論十卷

范書本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自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

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當時風政符竟不仕終于家

隋書經籍志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唐經籍志潛夫論十卷王符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王符潛夫論十卷宋志同

晁公武讀書志後漢王符節信在安和之世隱居著書三十六篇范曄取其貴忠浮僞貢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述敘旨意甚明云

四庫提要曰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

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云㮣其著書大旨爾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蓋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媿

蕭山汪繼培箋注序曰此書行于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鏜本元大德本各本倂編脫亂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采經書爲之箋注

焉題初晉說　題始末具經部易類

常璩廣漢女士贊顥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修黃老

恬然終日

按顥爲梁冀所不善因而去官隱居此說大要爲冀

作也

應奉後序十二卷奉始末具史部雜史鈔類

范書本傳奉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

記讀書五行並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睢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

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

亡

按范史稱漢書後序章氏隋志攷證曰尋其名義似宜列諸史部今攷袁山松載漢事十七卷華嶠載後序十餘篇范史綜覈其文故合并言之曰漢書後序書或專之爲郎指漢事歟又按漢事本鈔撮漢書 本之書大抵以事蹟編爲漢事而以其所餘言論細碎倣劉向新序之例別爲後序故七錄入之儒家章氏以漢書後序爲一書恐非是

魏子三卷 魏朗撰

范書黨錮列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按仲信名巡又語樊英弟子也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辟司徒府再

遷彭城令爲九眞都尉拜議郎遷尚書被黨議免歸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四篇號魏子云

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八引虞預會稽典錄曰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于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

隋書經籍志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唐經籍志魏子三卷魏朗注按當爲撰藝文志魏子三卷注云魏朗

馬國翰輯本序曰魏子書向列儒家隋唐志並三卷馬總意林云十卷載十二節其游冰當日日與疑誤二條

文義不完據類聚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

得五節合錄爲一卷

陳子數十篇 陳紀撰

范書陳寔傳寔潁川許人也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

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

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

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

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于紀紀不

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

古文苑邯鄲淳鴻臚陳君碑曰君旣處隱約潛弱味道

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

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皆明歸處今所謂陳子者也年七十一建安四年六月卒

魏志陳羣傳注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

按魏志陳羣傳云太祖議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蓋卽指陳子書中有論肉刑事

荀爽新書百餘篇　爽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幷他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闕

按七錄有後漢司空荀爽集三卷錄一卷證以本傳

蓋亦從新書中析出重編者

荀悅申鑒五卷 悅始末見史部編年類

范書本傳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時政秘書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辨論通見政體既成奏之帝覽而善焉

隋書經籍志申鑒五卷荀悅撰唐經籍志申鑒五卷荀悅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荀悅申鑒五卷

四庫提要曰其書見于隋唐志者皆五卷卷爲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譏駁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

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注記二章載入傳中又曰此書剖析事理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于正

荀悅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范書本傳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四庫著錄申鑒提要曰後漢書本傳又稱悅所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記及此書尙存于世

徐幹中論二十餘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好文學粲與北海徐

幹字偉長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又曰幹與陳琳應瑒劉楨建安二十二年卒幹同時人為中論序曰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癘疾大命殞頹按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此序所二十三年者傳寫誤二為三也

裴松之曰魏略曰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裴松之又曰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

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
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隋書經籍志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
一卷唐經籍志徐夫此氏字刊誤中論六卷徐幹撰藝文志
徐氏中論六卷注云徐幹宋志雜家徐幹中論十卷
四庫提要曰中論二卷漢徐幹撰幹北海劇人事蹟附
見魏志王粲傳故相沿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
乃受禪不得遽以曹統予魏陳壽作史託始曹操稱爲
太祖遂并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
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而晁
公武陳振孫並作二卷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

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于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晁公武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復三年御役二篇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尚未盡殘闕今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于是二篇遂佚不存

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粲始末見史部雜史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經籍志伐去論集三卷王粲撰藝文志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馬國翰曰隋唐志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晉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繹之當是王粲書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歟

按魏志本傳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去伐論當在其中此三卷不知集他家爲此論者凡若干篇

文檢六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或作牧犍北涼武宣王蒙遜第三子奉表獻方物并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文檢六卷

杜篤女誡

范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仕郡文學孫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

戰歿于射姑山所著女誡及雜文若干篇馬防傳云防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

曹大家女誡一卷 曹大家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列女傳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愼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戒者愼也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隋志儒家曹大家女誡一卷又集部總集篇女誡一卷曹大家撰唐經籍志女誡一卷曹大家撰藝文志史部

雜傳記類曹大家女誡一卷宋志傳記類班昭女誡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女誡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荀爽女誡一篇爽見前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荀爽女誡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按類聚明刊本題作魏荀爽魏字誤其文葢節錄也爽女采見范書列女傳其死也實由于爽是則其女不負斯誡而爽轉自忘其所誡矣

蔡邕女訓一篇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所著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凡若干篇

隋志經部小學類梁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亡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書鈔一百九御覽五百七十七引蔡邕女訓又文選女史箴注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九御覽三百六十五又四百五十九又七百十四又七百十八又七百三十又八百十四引蔡邕女誡

謝啟昆小學考文字類蔡氏女史篇七錄一卷此篇當以四字或三字爲句便于女子初學成誦者首有女史句故以名篇後世女千字文所由昉也

右儒家凡注解十二家十五部譔著二十二家二十三部綜

三十三家三十八部宋史藝文志有馬融忠經一卷偽書不錄侯志有仲長統昌言十卷今仍從隋志析入雜家

馬融老子注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

想余注老子二卷

釋文序錄曰老子想余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爵字公旗沛國豐人漢鎮南將軍關內侯

劉陶匡老子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惠棟補注曰陶著書匡老子之失

右注述道家書

巫光養性經

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氏族略曰漢有冀州刺史巫捷又有巫都著養性經按光武時淄川巫光字子都有陰道之術即此人

按抱朴子遐覽篇有按摩經導引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各一卷觀其類從似子都經即此書

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 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遐覽篇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

侯志曰御覽卷九引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蓋即出此書 並侯氏以其有治身之道附叢書

語與書名相似故以爲出此書
其實御覽未嘗稱王喬名也

王充養性書十六篇

范書本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按脫養字裁節嗜慾頤神自守論衡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

時可縣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
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
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
性之書凡十六篇

牟子理惑論三十七條

自序有曰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
咸來在焉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
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于學又
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太守使致敬荊州會被州
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會母卒亡念世方擾擾
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

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于是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又卷末云或問曰子之所解何以止著三十七條牟子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

唐書經籍志道家牟子二卷牟融撰藝文志道家牟子二卷注云牟融按此以隋志儒家之牟子謂即此牟子理惑論恐非是

臨海洪頤煊校刊序曰隋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

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弘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憙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弘明集題下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于史據自序云云則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弘明集作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

右道家凡注述三家譔注四家綜七家七部

滕撫愼子注十卷

范書本傳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

修明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撫進擊大破之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于家

唐書經籍志愼子十卷愼到撰滕輔注藝文志同

馬總意林曰愼子十二卷名到學本黃老滕輔注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滕撫有愼子注十卷

按兩唐志及意林皆曰滕輔注惟嚴氏以爲即此滕撫今攷初學記武部類聚軍器部御覽兵部並引後

漢滕輔祭牙文後漢滕輔謚即此滕撫撫以都尉中郎將督揚徐二州連進擊盜賊故有祭牙文之作今所謂祭旗是也轉寫譌為輔耳然不傳晔不言其作愼子羣書治要中引愼子有注文頗似漢人語豈即是邪又按晉有太學博士滕輔七錄載其集見隋經籍志蓋別是一人

王充政務書 充始末具道家類

論衡自紀篇曰充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

又對作篇曰其政務言治民之道又曰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

按劉作篇又云延初孟年中州頗歎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發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則其書有備乏禁酒二篇

李尤政事論七卷

范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

常璩廣漢士女贊和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
著政時論七篇帝善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尤有政事論七篇見華陽國志
文亡

崔寔政論六卷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平安人仲子瑗瑗子寔字子真一
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以郡舉徵詣公車
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
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確堅正也當世稱之仲
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召拜議郎
遷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

太守以病徵爲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刊誤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四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

范蔚宗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隋書經籍志曰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唐經籍志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藝文志崔氏政論六卷注云崔寔

嚴可均輯本序曰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假前爲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犂云云不審其書首初除爲郎

時未得其寶其本非宋時已佚失攷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今從修書治要寫出七篇從本傳及通典各書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編次之剩取各書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載于卷末治要專取精質而腴辭美詞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又因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總凡四十一條

劉陶反韓非 陶始末具續漢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惎棶

補注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

反韓非之說

右法家注解一家撰者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沈友孫子兵法注二卷

吳志孫權傳建安九年裴松之注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曰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

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隋書經籍志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亡唐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沈友注藝文志沈友注孫子二卷

李恂山川屯田圖百餘卷

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遷張掖太守徵拜

詔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時歲荒從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楊由兵雲圖

范書方術傳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終于家

常璩蜀郡士女贊曰由學通經緯爲太守廉范文學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

惠棟後漢書補注益部耆舊傳曰由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爲安遣工從由寫圖以進

趙岐禦寇論四十章 岐事迹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延熹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章懷太子曰三輔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振閹宦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陳愍王寵弩射秘法

范書孝明八王列傳陳敬王羨食淮陽郡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寵弩

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爲袁術遣客詐殺陳由是破敗獻帝本紀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又同日袁術殺陳王寵

華嶠書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皆同孔

右兵家凡注解一家撰著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春秋井田記

應劭風俗通佚文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

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按風俗通引春秋井田記始見范書循吏劉寵傳注錢辛楣宮詹𢿘本云又見詩陳風正義初學記二十四御覽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其書不知何人作出前漢經義攷春秋類引史繩祖說列唐人之前蓋誤以爲章懷注所引而未詳攷章懷引風俗通之文也今以應仲遠所引列後漢人中

王景蠶織法

范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也辟司空伏恭府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拜河隄謁者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

秦彭度田條式

范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

石者五人故三輔號萬石秦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章和二年卒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寔始末具法家類

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唐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藝文志崔湜四人月令一

卷按湜當爲寔

經義攷曰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据摭成卷也

嚴可均輯本序曰四民月令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罣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旣輯崔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博蒐緐遺佚得二百許事皆併重複逐月分章爲十二篇定著一卷有注疑即崔寔撰徵用者或以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閒隔之而王本所采齊

民要術六卷附存佚攷又附錄齊人月令四卷兒與崔

寔書混

右農家類凡五家五部

高誘呂氏春秋注二十六卷 誘始末見經部禮類

誘自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

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

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

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

注唐藝文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宋

志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四庫提要曰自漢以來注書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于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于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衛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黚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注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爲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衛伯說鬼侯之女好媚已以爲不好臣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衛戚抑何所據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

所據又其所得乎其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于

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于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

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可爲異若其注五世之斬

曰逐詩則梅賾僞本尚未出引詩庶萲學學作蘐蘐諠

哉逢逢作辭辭則經師之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按嚴氏全後漢文編云誘實涿郡人傳本呂氏春秋

題河東高誘誤今按誘自序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

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似傳本衍題敓去河

東以上字或題河東監高誘敓去監字

許慎淮南鴻烈間詁二十一卷 慎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

注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淮南子廿一卷許慎注唐經籍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失著注人商詁即閒詁之譌此即許慎注藝文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宋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蘇頌校上淮南子序曰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

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亦須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此淮南間詁篇用下弟題其間奇字並敘許讀許于篇下鐽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是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證去其重複其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疑脫十字衍八篇云此二十篇下著許字備于高注許本加當注本無此字

袁本郡齋讀書志曰漢劉安作安書二十一篇後漢許慎注慎標其首皆曰間詁注詁某詁之稱次曰淮南鴻烈自名注曰記上

嘉定錢塘溉亭述古錄曰宋時許注既佚遂以零落僅

存皆羼入高注正統道藏本即宋時羼入之本校通行

高注閒十三四其閒皆有許注

侯志曰問經堂叢書有許叔重淮南子注一卷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序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

略人閒泰族要略此八篇全無高注亦無故曰因以題

篇等字斯盡為許氏殘篇故注獨簡質宋本題漢太尉

祭酒許慎記上其繆稱篇題首有淮南鴻烈閒詁要略

篇亦題閒詁二字知繆稱至要略八篇為許注舊本

無疑閒元占經所引淮南閒詁皆許氏說

按蘇魏公及晁氏志所言則許注原本標題首云淮

南鴻烈閒詁太尉南閣祭酒許慎記上閒詁者閒加

訓詁記上者奏記公府而上之也

又按許高二家所撰之本傳投不同故蘇魏公引崇文總目云本書文句小異侯志引洪稚存以爲誘不用許君之說恐非是誘未嘗見許君注本

馬融淮南子注　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序曰攷淮南之注傳者唯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嘗爲淮南子注隋志不錄書已早逸然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爲馬融則誘自序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

當親見馬氏注本所云深思先師之訓即指馬本故首訓之詳備非魏晉以後可逮

按高氏注本每篇繫以訓字或從馬本之舊其云深惟先師之訓殆即指此

高誘淮南子注二十一卷

誘自序曰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淩遲于是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所損其與邁

亡不得至十七年還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恐備其所不逮注以未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唐日本國見在

書目淮南子三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唐經

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淮

南子二十一卷宋志高誘注淮南子十三卷按日本書目作三十

一卷誤二爲三也

玉海藝文曰蘇頌去其重複其得高注十三篇

高誘淮南鴻烈音二卷

誘注書序曰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

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

之淮南又因爲之注解恐載本文并舉音讀按誘言鴻烈其本名

劉向校書始稱淮南

唐書經籍志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按誘言并舉音讀或著之行間或傳之篇末無以詳

知然隋志所無疑唐人析出重編而有所傅益者歟

右淮釋前代書

郅惲書八篇

范書本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理韓詩嚴氏春秋

明天文歷數王莽時仰占玄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

安上書王莽令就臣位轉禍爲福莽大怒收繫詔獄會

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遊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遇
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
七年辭歸鄉里縣令禮請爲門下掾太守歐陽歙請爲
功曹又去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貶
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
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惲乃說太子引咎退身奉養
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左
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周黨書上下篇

范書逸民列傳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至長安游
學還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

中微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祀之

梁鴻書十餘篇　鴻姊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逸民傳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　惠棟補注曰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

潛閉著書十餘篇

東觀記曰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又曰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杜篤明世論十五篇 篤始末見前儒家

范書文苑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杜篤展武論又魏都賦注及御覽七百八引杜篤邊論各一條案杜篤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此蓋十五篇之二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 充始末具道家類

范書本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

俗嫌疑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

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

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又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

雍作六儒論

葛洪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

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

共之勿廣也

隋書經籍志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目亦闕

見在書目三十卷唐經籍志論衡三十卷王充撰藝文志王充論衡三十卷宋志同

四庫提要曰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攷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致詳于自紀一篇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然激而過當至于問

孔制孟無所畏忌轉至于不可以訓又務求盡意不惜繁詞其文亦冗慢而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

何技世務論三十篇

常璩蜀郡士女贊何英郫人也學通經緯著漢德春秋孫汝字景由亦深于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效爲謁者京師旱請雨即澍遷犍爲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又三州士女目錄曰經治犍爲屬國何汝字景由英孫也

唐子二十八篇 唐檀撰

范書方術列傳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

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
柤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
篇名爲應子卒于家
應奉洞序九卷錄一卷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亡
應劭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范書本傳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
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三
十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三十二卷唐經籍志風俗通
義三十卷應劭撰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宋志

十卷

四庫提要曰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惟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義理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于校讎頗有訛誤今並加釐正

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注多同而不及廣韻注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采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謹按姓氏一篇至北宋已佚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宋景文曰風俗通姓氏篇今從羣書摘出以四聲編次爲二卷以是知宋人引據此篇大抵皆從宋祁輯本如劭思姓解鄭樵氏族略鄧名世辨證王應麟急就篇皆是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後漢書本傳作風俗通省文也原本三十卷謹按此下似脫今存十卷四字卷爲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今裒爲一

篇附錄于末其書攷論典禮類白虎通義糾正流俗類論衡不名一體故列之于雜說

盧文弨羣書拾補曰風俗通佚文者十卷外之所遺也嘉定錢詹事曉徵采集頗富仁和孫侍御詒穀復因其本重加訂補縱不能盡復舊觀然碎金斷璧終可寶愛嗜古者所不忍遺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案風俗通義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爲六卷篇目可見者曰[illegible]曰論數曰氏姓曰災異凡六百七條又張澍二酉堂叢書有風俗通姓氏篇輯注上下卷

司馬朗論

魏志本傳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年二十二太祖辟爲

司空掾屬歷成皋令堂陽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遷兗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與夏侯惇滅翻舒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過疾卒時年四十七注引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本傳又曰朗爲丞相主簿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

推賢人得使敷陳相承太平可致注引魏書曰文帝著
典論命祕書錄其文

按典論著當時必有流傳至魏文乃命祕書錄存
其文遂爲中祕書之一鄭默魏中經亦必著于錄陳
壽修史摘其書精者入本傳壽亦必見其本

王粲書數十篇 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金樓子雜記篇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
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
不知其斑

按王仲宣在荆州以勸劉琮降曹操遂封侯擢用及
亦從之取粲亦隨操北歸豈其書不以自隨毀于兵

火耶此事餘皆不概見梁元帝必有所據今無由攷見矣又按粲在荊州所作如文學官志登樓賦爲劉荊州諫袁譚書爲劉荊州與袁尚書之類粲時劉所存實不止一篇而梁元帝以爲今存一篇者則所作數十篇者予書別爲一種并詩文之類可知矣

仲長統昌言三十四篇統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劉劭附傳劭同時東海繆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裴松之曰襲撰統昌言表稱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按二當爲三

范書本傳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學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曰理亂篇損益篇法誡篇

太平御覽六百二引抱朴子曰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止後萬襲撰次之（按此萬似繆字之誤）

隋書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唐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藝文志儒家仲長子昌言十卷注云仲長統宋志雜家仲長統昌言二卷

崇文總目曰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

嚴可均輯本序曰仲長子昌言崇文總目稱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文復佚失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藏又頗刪節斷續仳離殆所不免然其閎陳善道指訶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

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

按范書本傳又云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云云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嚴可均曰據文選閒居賦注引昌言溝池自周竹木自環二語知卽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以卜居名篇胡維新本題爲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 按范史徵采諸家論說往往刪潤其文故此二語與選注所引亦微不同 馬氏玉函山房亦有是書輯本二卷失采羣書治要九篇漏略多矣

右雜家凡注釋三家五部譔著十二家十二部綜一十五家

一一十七部侯志有應劭淮南子注據文選長楊賦注所引也今攷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實應劭引許氏注非劭自爲之注又有聊子卽漢藝文志從橫家持詔金馬聊倉三篇武帝時人此不當錄故今並不取

郭氏漢武洞冥記一卷

隋志史部雜傳篇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唐日本國書目漢武洞冥記四卷郭子橫撰唐經籍志漢別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宋志史部傳記類郭憲洞冥記四卷

晁氏讀書志漢武洞冥記五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陳氏書錄解題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東漢光祿大夫

郭憲子橫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其別錄又于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按別錄當即拾遺也

四庫提要曰漢武洞冥記四卷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攷有拾遺一卷晁公武引憲自序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于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

憑斗又詞句縟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然
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
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至今不廢
艮以是耳又隋明目錄曰是猶唐以前之僞書
按范書方術傳不言郭憲有是書隋志一卷亦但稱
郭氏此郭氏或東漢人故後人傳益其書爲四卷五
卷者以東漢初之郭憲實之侯志著錄郭憲洞冥記
四卷今從隋志錄最初之郭氏一卷
王充譏俗書十二篇充始末具道家
論衡自紀篇曰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
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

附估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又曰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曰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

郭林宗著書一卷　郭泰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林宗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又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以是名聞天下

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世說政事篇注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

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

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矣

按本傳節錄凡十則末云又識張孝仲𨚍禮眞等六

十人並以成名與別傳所言合蓋自記其鑒識者六

十餘人也南海伍崇曜校刊侯氏志跋云高齋漫錄

稱郭林宗撰玉管通神有云貴賤視其眉字安否察

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此殆書范蔚

宗所謂後之好事附益增張者也

許劭月旦評

范書本傳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范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曹操微事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後避地廣陵投揚州刺史劉繇于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惠氏補注獻帝記曰時逃興平二年也

抱朴子自敘篇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按此似興平二年後事

陳寔異聞記 寔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對俗篇曰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

女骨更殯殮之曆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初猶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曆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明周嬰巵林曰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有影謂其有雙于是比目而去則此時應倘存也

侯志曰湖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丘錄不同蓋皆而擬

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康按隋唐志無此書唐時未必存段公路北戶錄或從他處轉引

右小說家類凡五家五部

趙爽周髀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周髀一卷趙嬰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趙嬰注周髀一卷宋志歷算類趙君卿周髀算經二卷四庫提要曰舊本相承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序稱爽以隋誌注內屢稱爽或疑爲爽未之前聞蓋即君卿之名然則隋唐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譌歟注引靈憲乾象則其人在張衡劉洪後也

阮元疇人傳趙爽字君卿一曰名嬰注周髀算經其句股方圓圖注五百餘言耳而後人數千言所不能詳皆包縕無遺精深簡括誠算氏之最也李籍周髀音義謂爽不知何代人今本周髀算經題云漢趙君卿注故系于漢代焉

鄭玄日月交會圖注一卷 玄始末見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日月交會九道圖不著撰人又日月交會圖一卷鄭玄注

按日月交會圖不知何人作隋志與月食古日月薄蝕圖相類說名畫記有日月交會九道圖鄭氏所注疑即其圖

右注解天文家書

行事史官注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又曰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又曰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云云

玉海天文類曰永平中治歷者考行事史官注

按行事史官注太史日行注記之書也亦稱行事候注太史官候注蔡邕戍邊上章云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則又稱太史舊注隋志天文家有太史注記六卷歷數家有太史注記太史注記各六卷蓋即其類

太史官日月宿簿

太史官星度課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千今歷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卻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續漢百官志劉昭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候晷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按此二書蓋太史令所典守者日月宿簿即日月星簿星度課即課三百六十五度之星象賈逵以史官用赤道度弦望不合故上請考校復奏言赤道非日

月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以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郤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亦云時和帝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乃詔太史造黃道銅儀

太史黃道銅儀

續漢書歷志至永元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

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按隋書天文志云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和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以銅儀為賈逵造玉海天文類亦祖其說按沈括謂賈逵傳逵卒于永和十三年安得有十五年造銅儀之事反覆詳勘得其致誤之由蓋續漢律歷志下一篇司馬彪取賈

逵說以爲志故以賈逵論歷標目而此一段前後又
皆有賈逵之論故長孫無忌等以爲賈逵造銅儀實
則司馬彪接記後事以案字別之此一段首云案逵
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云云至少循其
事皆司馬彪之詞與賈逵無與後一段賈逵論九道
術畢後云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云云至十
餘度亦司馬彪接記後事之文也此銅儀乃太史官
所造非賈逵造而司馬彪所言則又本諸蔡邕劉洪
律歷志

張衡渾天儀一卷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

靈憲算罔論甚詳明

晉書天文志曰張平子旣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以漏

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戸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

琁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

又儀象篇曰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

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

以漏水轉之于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

戾又轉瑞輪蓂莢于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

宋書天文志衡所造渾儀傳之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

虜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

畢不綴經星七曜御覽卷二引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前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曆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

隋書經籍志渾天圖一卷失注撰人唐經籍志渾天儀一卷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按開元占經卷一引張衡渾儀圖注以是證知隋志渾天圖一卷即張衡書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張衡渾天儀凡四條見續漢律曆志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類聚開元占經御覽事類賦注文選漏刻銘注

按隋書天文志謂張衡渾儀作于桓帝延熹七年攷范書衡作是儀在安帝時又衡卒于順帝永和四年遠在延熹之前晉志以爲順帝時制則尙相近隋志

失之遠矣

陸績渾天圖一卷 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吳志本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晉書天文志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其後陸績亦造渾象

開元占經卷二後漢末吳人陸績字公紀丁孫權時又作渾天儀說造渾天圖置于土室居令不覺晝夜已在內推步度數暨設與外相應曾不失毫釐

張衡靈憲一卷

續漢書天文志注引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張衡傳注亦引此序蓋篇文

附書天文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于地精發于天紫宮為帝王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系于占實系主命四布于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于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

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

隋書經籍志靈憲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靈憲圖一卷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一卷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張衡靈憲見續漢天文志注開元占經一又五又六十四左傳序正義又桓公三年正義史記天官書正義隋書天文志書鈔一百四十九又一百五十又一百五十六類聚一又九十五初學記八御覽一又二又四又七又一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九廣韻二十四鹽

按白雲霽道藏目錄記傳類有太上洞神五星讚一卷張平子撰疑出是書及本集道流加以太上洞神四字開元占經六十四引韓公賓注靈憲

張衡候風地動儀

范書本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

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振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章懷太子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

按隋志五行家有地動圖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此書蓋儀器必有圖故以地動圖名書玉海儀象門載隋臨孝恭著地動銅儀經一卷則師其遺法而追述之者

段恭天文書二卷

常璩廣漢士女贊段恭字節英雒人也少周流七十餘

郄求師受學經三十年凡事馮胡駱吳孫泰山彥之章

渤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後爲上計掾 按此云遂明天文二卷但有脫文若但謂其明天文則不當著卷數

劉陶七曜論 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蔡邕天文志 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

度而天地之象具以正黄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宋書八志序曰班氏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晉書天文志序曰及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志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録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

阮元疇人傳論曰邕以才高被謗遠徙五原猶欲俛伏

儀下撰爲精意以續前志嗚呼其志亦足悲已

按太平御覽卷二引蔡邕天文志

鄭玄天文七政論

范書本傳又著天文七政論

世說文學篇注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

好天文占候

鄭珍鄭學錄曰天文七政論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

志目錄止作七政論隋唐志已不著錄其佚久矣

劉表荊州占二卷 表始末具經部易類

劉叡荊州占二十卷

晉書天文志雜星氣篇漢末劉表爲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眾占名荆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旁氣

唐書經籍志荆州占二卷劉表撰又二十卷劉叡撰藝文志劉表荆州星占二卷劉叡荆州星占二十卷宋志劉表星經一卷荆州占三卷又五行類劉表荆州占二卷

通志藝文略荆州劉石甘巫占一卷漢荆州牧劉表命武陵太守劉意集甘石巫咸等之占今存一卷按此避宋諱故曰意

玉海天文類崇文目荆州劉石甘巫占一卷從漢志注

按印續漢志引荆州星經唐李淳風引武陵太守星傳晉志史記索隱乾象新書並引荆州占太平御覽引荆州星經

按續漢志注及周禮疏所稱引則表所作者謂之經徵所集者謂之傳隋志有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叡撰梁二十二卷無劉表劉叡書新唐舊志有二劉無劉叡意者叡書合二劉經傳二十二卷以爲一編隋志誤題叡姓名舊唐志始分析著錄卷數相符蓋即七錄之二十二卷也表在荆州二十年至于郊祀天地擬議並欲稱以觀時變故有此作叡以通直郎而別爲荆州占二十二卷撰以事理豈其然乎其書集天文衆占不離星占一端隋志所題與晉書

所稱合藍其本名諸書引見甚多開元占經引之尤夥

右天文類注釋二家誤著十一家凡一十三家一十六部宋史藝文志有張衡大象賦一卷嚴可均全後漢文編云是隋李播所作今不錄又侯志有張衡玄圖一卷今析入讖家類中

編訢李梵等四分歷三卷

續漢書律歷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大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待詔楊岑上言月食官歷不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十二年詔書令盛防代岑

晷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改行四分於是四分施行劉昭曰蔡邕議曰梵清河人

隋書經籍志梁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四分術東漢元和二年乙酉編訢造行一百二十一年至建安丙戌後天七刻

烏程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曰後漢編訢四分術自

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始用此術迄獻帝延康元年庚子凡一百三十六年魏初亦用此術自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迄明帝青龍四年丙辰凡一十七年蜀漢亦用此術自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迄安樂思公炎興元年癸未凡四十三年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亦用此術一年統計乙酉至癸未大凡行用一百七十九年又曰元郭守敬言此術用行年數爲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書志載四分上元至代凡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蓋四分之率不在三統以前東京諸儒習修其法而用之耳又曰四分術歲名不用超辰五星始于合伏爲術與三統異而後世皆遵用之至于

昏旦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晷景長短之數黃赤宿度進退之率則皆三統所未詳始見于四分者也其論術一篇錢少詹大昕謂爲精微簡要非劉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所宜師也

按四分歷法續漢書歷志下篇備載之隋經籍志又有四分歷三卷不著撰人列在李梵之前似未修舊本當出前漢又有趙隱居四分歷一卷趙隱居疑即後漢人新舊唐志四分歷一卷不著撰人或即此趙氏書未得確證今附識于此

亶誦廢歷

馮光廢歷

陳晃駁歷

續漢歷志曰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攷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學士修之于草澤信向以爲得正此二家按二家謂攷靈曜命歷序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至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惠棟補注馮緄弟奐字公祐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見華陽國志奐光字相似或傳寫誤沛相上計掾陳晃按本志光和二年又劉洪因司徒掾陳晃訟歷蓋以沛相上計爲司徒掾者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歷用甲寅爲元句而用庚申句圖緯無句以庚申爲元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

庚申元經緯有明（惠氏補注曰有明宋志作明文）受虛敗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爲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于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于圖書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

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
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
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知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
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
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
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
者張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
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
按本紀陳耽
袁隗許訓也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

非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宏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訢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阮元疇人傳曰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執圖讖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于今析之眞通儒之論也今術之不能上通于古猶古術之不能下通于今偉哉斯言雖聖人無以易也使不效于今卽合于古無益也苟有效于今卽不合于古無傷也

按志言學士修之于草澤又云常挾其術庶幾施行則此三家當時必有其書審矣

劉洪乾象歷五卷

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

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傳于世徐幹中論歷數篇孝章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按此言舊法庚辰則漢法庚申也詳見汪氏推步諸術考至靈帝時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于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于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

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

隋書經籍志梁有乾象歷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

按此不知合何人注本而渾稱劉洪等注

唐經籍志乾象歷術三卷劉洪撰

藝文志劉洪乾象歷術三卷闞澤注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乾象術建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行三十一年至魏景初丁巳後天七刻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曰按此術孫吳始用之漢魏

未經行用元史志云行三十一年謁

按乾象歷法晉書律歷志中篇備載之

鄭玄乾象歷注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

世說文學篇注鄭玄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都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爲乾象歷于前法轉爲精密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按晉志此一篇例附錄鄭氏注書序而篇末變其文爲記述語獻帝建安元年云云是也知鄭注是書當在是年鄭學錄年譜及諸書目皆未徵引

深為惜之
鄭珍鄭學錄曰乾象歷注見鄭志目錄及范書隋唐志不著錄蒔久佚朱子曰康成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歷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右正歷凡當時行用者一家不行者三家後世行用者一家注釋一家
李梵蘇統九道術
續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治歷李梵鉅鹿公乘蘇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

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此言賈逵所上也于是修九道術按王溯引史與今本頗不同茲據以參校又志序曰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

惠棟補注九歲一復晉尚書緯攷靈曜曰萬世不失九道謀鄭玄曰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

按宋書歷志引劉向論九道其文並同而鄭氏書注以爲河圖帝覽嬉文不知劉向引緯書抑緯書引劉向也

宗整九道術

續漢書歷志粲史官舊有九道術按此即指賈逵所上之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歷郎梁國宗整按本志蒙公乘宗紺之孫梁國蒙人也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馮恂九道術

宗紺月食術

續漢書曆志永元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

六事

劉固月食術

馮恂月食術

宗誠月食術

續漢書曆志熹平三年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作月食術固術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

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
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
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
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
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
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兒整前後上書言
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
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
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
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說等議
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故未

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叡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歷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非下不安寖猶貲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

王漢月食注

續漢書歷志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敕曰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

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誥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

遣漢歸鄉里

劉洪七曜術

劉洪八元術

袁山松書曰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傳于世

續漢書曆志熹平三年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日術同

劉洪迎疾曆

劉洪陰陽曆

續漢曆志注宋世治曆何承天曰元和中按當云光和[illegible]

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

晉書律歷志洪又𠜂制月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于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于前世轉精密矣

阮元疇人傳論曰洪𠜂始遲疾陰陽二術後來術家莫不遵用其爲功步算大矣蔡伯喈稱洪密于用算鄭康成論乾象以爲窮幽極微非虛譽也

右雜歷

常符漏品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

施漏法令中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

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率九日移一刻

隋書經籍志天文漏刻篇及孝武考定星歷下漏以追

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

冬夏二至之閒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

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

加減法編于甲令爲常符漏品

玉海律歷漏刻篇梁漏刻經云九日加減一刻或秦之

遺法漢代施用

霍融漏刻經一卷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于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隋書天文志漏刻篇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歷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歷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于魏晉相傳不改

隋書經籍志漏刻經一卷又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按此合何楊兩家爲三卷何宋人楊晉人

殷夔漏刻法

初學記器物部殷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于方輿瑚璉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瑚璉樽之中流于衡渠之下蓋上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

執筍云云

按魏志武紀建安五年云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有眞人起于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盡即此殷夔桓帝時遼東人初學記又于事對中兩引殷夔漏刻法

右漏刻

建初鍾律書

辟雍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

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鄰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甚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范曄馬援傳援四子廖防光客卿防字江平建初五年以潁陽侯特進拜光祿勳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又章帝本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章懷太子曰東觀記云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按續漢歷律志云元帝時郎中京房言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云云按漢官待詔候鍾律七人嚴崇蓋亦待詔候鍾律者史蒙上省文按止稱待詔是皆本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崇與鮑鄴馬防等共成之而殷彤當亦與其事

陽嘉鍾律書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章懷太子曰子爲黃鍾律
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
故章帝本紀云始行月令迎氣樂正月律中大簇二月律中夾鍾三月
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
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宮九月律中無射十月
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
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
按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
章懷注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知是書修復如舊
者亦張衡爲之按六十律以準調音之法唯待詔候
鍾律殷崇能知之自建初五年崇與馬防等成書後

後四載元和元年時崇已卒即無人曉準法故殷彤
上言云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東觀記亦云元
和以來音戾不調盡至是始修復之此是張衡重修
本與

蔡邕劉洪律歷志

邕戍邊上章有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
當撰錄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
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竊
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
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
邊野

續漢律歷志論曰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今攷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

晉書律志序曰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采而續之

晉書歷志序曰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劉昭注補志序云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搆則續漢律歷志即邕與劉洪書也文選新刻漏銘注引蔡邕律歷志

歷議六篇

續漢書歷志編目其一曰賈逵論歷其二曰永元論歷其三曰延光論歷其四曰漢安論歷其五曰熹平論歷其六曰論月食按洪邕分此六篇或即依當時所存歷議之次序故據以著錄

按東漢歷議光武時有太僕朱浮議太中大夫許淑等議明帝時有待詔楊岑張盛景防鮑鄴等議太史待詔董萌議詔下三公太常雜議章帝時有治歷編訢李梵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掾嚴勖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等議和帝時有太史令玄等議侚安等議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議太史待詔張隆議按此似即張盛左中郎將賈逵議又按記靈帝時治歷郎宗整部太子舍人馮恂太史令單颺議此

皆議四分歷及九道術者也逵論集狀故謂之賈逵論歷　和帝時則有待詔太史霍融太史令舒承梵等議此皆議漏刻者也謂之永元論歷　安帝時則有中謁者亶誦河南梁豐尚書郎張衡周興侍中施延等議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八人議太尉劉愷等八十四人議尚書令陳忠議此皆議甲寅元歷術及太初歷者也謂之延光論歷　順帝時則有尚書侍郎邊韶議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此議四分歷之得失者也謂之漢安論歷　靈帝時則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議詔書下三府與儒林

明道者曾司徒府議郎蔡邕太尉陳耽司徒袁隗司空許訓議此皆議光晃甲寅元廢術者也謂之熹平論歷　其論月食則和帝時蒙公乘宗紺議太史令巡議靈帝時常山長史劉洪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舍人宗誠誠兄整議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右郎中陳調萬年公乘王漢等議此皆議紺固恂誠漢五家月食術及劉洪七曜八元諸雜術者也綜謂之論月食

右律歷并歷議

張衡算罔論　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再遷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

言甚詳明

蕫懷太子曰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阮元等人傳論曰蕫懷太子稱衡集無算罔論蓋其論已亡矣九章算術注云張衡算又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其算罔論之遺文與按九章算術注有宋萊徐岳漢魏時人又有劉徽魏晉時人此二家爲最先

劉洪九京算經

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六云十二京者數法名也謹按劉洪九京算經從一至萬數法之名有十万等京當第八千萬億兆京按當云一十八千萬億兆京億兆京北自說文

按蔡中郎稱洪密于用算此九京算經當是九章算經之誤東萊徐岳受乾象術于劉洪而岳有九章算經之注意岳亦并受九章于洪而更爲之注歟則洪有九章算經注在岳之先也

王粲算術

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魏志本傳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

右算數

右歷算類凡五門綜二十八部

何休風角注

休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何休六日七分注

范書儒林傳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

不與守文同說

范書郎顗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按前代翼奉有風角要候風角鳥情風角雜占五音圖京房有風角要占風角五音占周易飛候六日七分等書並見隋經籍志言風角六日七分者以此兩家爲最著何劭公所注亦大抵此兩家之書

鄭玄九宮經注三卷

鄭玄九宮行棊經注三卷

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范書張衡傳衡以圖緯虛妄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又曰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注引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于坤宮自此而從于震宮自此而從于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于乾宮又自此而從于兌宮又自此而從于艮宮又自此而從于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

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于坎宮始終于離宮也

隋書經籍志九宮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唐經籍志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撰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藝文志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

李淳風注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鄭珍鄭學錄曰按九宮九旗皆風角占候家言康成少好隱術宜其緒餘有此

按隋志鄭注九宮經三卷之前有黃帝九宮經一卷鄭注九宮行棊經三卷之前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鄭氏所注或即其本漢志著錄家有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此九旗飛變假即其類 又按此三書本傳不載疑後人從易緯注中析

出

者

陸績注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續始末具經部易類

通志藝文略易家易傳三卷漢京房傳吳陸績注

陳振孫書錄解題易家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公紀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于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氏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

四庫子部術數類提要曰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吳陸績注其書雖以易傳為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又館明目錄曰京氏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

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于此

按此似即隋志易家十五卷中之佚存者

右注述前代書凡三家七部

崔篆周易林六十四篇

范書崔駰傳駰祖父朝昭帝時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于莽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于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不得已到官三年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

之者幽州刺史又與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

姚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范書儒林孔僖傳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僖果在縣三年卒駰篆之孫也

唐書經籍志崔氏周易林十六卷藝文志崔氏周易林

十六卷注云崔篆

李石續博物志曰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或曰卦

林或曰象林

張滿周易林七卷

唐書經籍志周易林七卷張滿撰藝文志張滿周易林

七卷

經義攷曰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于許峻之前按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曰述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似即此張滿東漢初人

伏萬壽周易集林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唐藝文志伏氏周易集林一卷

經義攷曰太平御覽引集林文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按經義攷收此書于崔篆之前以爲兩漢閒人范書

儒林伏恭傳恭子壽官至東郡太守疑即伏萬壽其書大抵集費直焦贛京房諸家林占之說以爲譜或專集京氏一家之語故隋志以爲京房撰七錄以爲伏萬壽撰也

許峻易新林十卷

范書方術傳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占卜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

唐經籍志周易新林一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許峻易災條二卷

隋書經籍志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經義攷曰北堂書鈔引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餅甕井沸蛇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亦焦氏易林類也

許峻易要決三卷

隋書經籍志易決一卷許峻撰又梁有易要決三卷亡

許峻易雜占七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唐經籍志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藝文志同

周易版詞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周易版詞一卷不知名氏當是漢
魏以前人所爲其間官名皆東京制也
右林占之屬凡五家八部
鬻(鸞?)興道一篇　鸞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儒林傳又鈔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又
曰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按梓潼人士贊云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
章句以爲撰風角雜書似不及范書爲得其實今不
從之
王景大衍玄基　景始末具農家類

范書循吏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于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于大衍玄基云

楊由其平書十餘篇 由始末具兵家類

范書方術傳由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

張衡黄帝飛鳥歷一卷 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黄帝飛鳥歷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張衡黄帝飛鳥歷一卷

按此或張平子敘述黄帝之說故稱黄帝飛鳥歷風

角鳥情之類歟

鳥鳴書

魏志管輅傳注輅弟辰爲輅別傳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

按管辰在魏時言鳥鳴書世所共有則漢時已有之隋志注云梁有和菟鳥鳴書一卷亡和菟不知何時人豈即管公明所見者歟

王喬解鳥語經一卷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喬解鳥語經一卷

王喬鳥情占一卷

隋書經籍志鳥情占一卷王喬撰唐經籍志鳥情占一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按范書方術傳載葉令王喬事而史通雜記篇云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所通而收流俗怪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編簡一定膠漆不定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遁彼虛詞成

茲賓錄據此則葉令王喬者在漢時應仲遠已駁之
范復取搜神記之說以入史其人有無不可知其書
眞僞更無從而知之然俗說起于應仲遠之前則此
等書當亦起于其時今姑過而錄之

太史百忌歷

范書蔡邕傳熹平六年七月邕上封事條宜所施行七
事其一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
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
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云云司馬彪續漢百官志注太史令一人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

按蔡中郎所言則漢時太史有禁忌之書審矣隋志有太史百忌歷圖一卷又曰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並不著撰人大抵此類之書在雜五行書凡七家八部歷代名畫記有王粲遊中關山圖疑別一王粲

瑞應圖二卷

晉崔豹古今注雜注篇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

凡一百二十種初學記器物部亦引之

隋書經籍志瑞應圖二卷不著撰人歷代名畫記有古瑞應圖二卷

按吳主孫亮距漢末未遠其取瑞應圖鏤作屏風則瑞應圖漢時所有又漢畫石刻有武氏石室祥瑞圖祥瑞圖即瑞應圖武氏取以刻石在孫亮之前又范書賈逵傳注引東觀記云章帝時鳳凰麒麟白虎黃龍神雀白燕等見于郡國者史官不可勝紀又司馬彪續漢書云孝和時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瑞應圖當作于是時隋志又有瑞圖贊二卷亦不著撰人似亦出後漢與圖合為一編又班書何武傳云宣帝時天下和平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則瑞應圖前漢時亦當有之

太史官瑞應記

太史官災異記

續漢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郗萌秦災異一卷 萌始末具經部讖緯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秦災異一卷後漢郎中郗萌撰亡

按隋志不引七錄是書之後又有後漢災異十五卷不著撰人疑亦後漢人書此或從春秋災異析出者或秦爲奏字之誤

應劭建武以來災異 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續漢五行志序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

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

按五行志劉昭注數引應劭曰風俗通曰蓋編入風俗通義中故錢氏大昕嚴氏可均輯風俗通佚文并輯此篇附于後兩家所輯並同凡二十一條

右祥異凡五家五部

右五行家凡四類綜二十家二十八部

涪翁鍼經

涪翁診脈法

范書方術郭玉傳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

之高亦隱跡不仕

郭玉經方頌說

范書方術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少師事涪翁弟子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年老卒官

常璩廣漢人士贊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說官至太醫丞校尉

李助經方頌說

常璩梓潼人士贊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方名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蔡邕本草七卷 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蔡邕本草七卷亡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六卷

宋林億校上傷寒論序曰名醫別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年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定有一百一十二方 四庫提要曰當作一十三方原本誤作一十二

湖廣舊志方伎傳張機字仲景棘陽人學醫于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著

傷寒論十卷行世華陀讀而喜曰此眞活人書也又著金匱玉函經推爲醫中亞聖又曰晉王叔和纂次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唐藝文志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安中人其文辭簡古奥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南昌喻昌倚論篇曰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即傷寒論十卷亦劫火之餘

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類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爲校正云云

四庫提要曰喩昌作尙論篇于叔和編次之外序例之謬及成無已所注林億等所校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本其書盛行于世然叔和爲一代名醫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下斯一帙研究終身亦必深有所得未可槪從屛斥盡以爲非

按喩氏言則隋唐志及陳錄所載但有傷寒論十卷其卒病論六卷梁時已無存矣卒讀如卒然之卒

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八卷

晁氏讀書志曰金匱玉函經八卷漢張仲景撰晉王叔

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于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

按此乃王洙于館閣蠹簡中得之之原本洙錄爲三卷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幷療婦人名曰金匱玉函要略見陳氏書錄解題而陳錄又言今書仍其舊名云云則又非王洙所錄之舊此八卷本康熙時有重刊本日本國人經籍訪古志載之

張仲景方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注云仲景後漢人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張仲景方九卷唐經籍志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

卷

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引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按漢志經方家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論定者蓋即是書舊或有伊尹姓名七略以其不類削之歟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又曰梁有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張仲景五藏論一卷

張仲景口齒論一卷

張仲景療黃經一卷

張仲景脈經一卷

崇文總目五藏論一卷張仲景撰又曰張仲景口齒論一卷宋史藝文志張仲景療黃經一卷通志藝文略張仲景脈經一卷

按湖廣志言王叔和纂次仲景書爲三十六卷今據隋唐宋志晁氏志通志略所載凡九種四十六卷其中重複互見不可知已

衛汎四逆三部厥經一部

衛汎婦人胎藏經一卷

衛汎小兒顱顖經方一卷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顖方三卷皆行于世

華陀方十卷

華陀觀形察色幷三部脈經一卷

華陀枕中灸刺經一卷

華陀內事五卷

范曄方術傳華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法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于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于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爲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

魏志本傳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按魏志武文世王公傳鄧哀王沖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病亡則佗之被殺在是年之先

隋書經籍志華佗方十卷吳普撰佗後漢人又曰華佗觀形察色幷三部脈經一卷又曰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又曰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亡唐經籍志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方吳普撰藝文志吳普集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

華佗五禽訣一卷

范書方術傳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章懷太子曰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麤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

撰

宋史藝文志道家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

華氏中藏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中藏經一卷漢譙郡華佗元化撰

其序稱應靈洞主少室山鄧處中自言爲華先生外孫

莫可攷也

孫星衍刻書序曰華氏中藏經見鄭譙通志藝文略爲

一卷書錄解題同云譙郡華佗元化撰今世傳本有八

卷吳勉學刊在古今醫統中余在都見趙文敏手寫本

卷上卷下失其中卷後在吳門見周氏所藏元人寫本

亦稱趙書具有上中下三卷合前後二本校勘明本每

篇脫落外誤有數百字其方藥名件次序分量俱經後人改易或有刪去其方者今以趙寫兩本爲定此書文義古奧似是六朝人所撰非後世所能假託鄧處中之名不見書傳其序疑僞作

按華元化一卷書已自焚于獄中隋志所載四種及五禽訣大抵皆其弟子吳普樊阿李譜之等所撰錄中藏經則又以後人綜錄其書爲一袠晉御覽八百六十七引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不知在何書中

鄭玄漢宮香方注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沈水香二十

四銖皆石蜜復湯鷟銅鐵罌皆病香以指嘗試飲用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如密房色澤正黃可減用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省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泥沈水得鑿蜜煙黃而氣鬱投初鬻瓷中媒使相悅閟以黃蠟密隙陷不律地雜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爲損半一鑪注如芡子蕤鬱鬱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密熬成紅螺加麝外家效之以珠膌此方魏道甫按魏泰字道輔也強記函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鈔有此法改正十餘字

四庫雜家雜說類提要曰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

南北宋間人也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攷證如鄭玄注
漢宮香方之類亦頗資博識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
鄭珍鄭學錄曰按方與注文詞仿與墨莊得之洪氏復
買古鈔中有之則非道輔僞造可知觀此不獨見康成
有許多精力益足信其無一物不知也
右醫家類凡八家二十四部
殿閣讚贊五十卷
隋志集部總集篇讚贊五卷漢明帝殿閣讚魏陳思王
讃梁五十卷唐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讚贊五十卷漢明
帝撰藝文志雜傳記類漢明帝讚讚五十卷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

家又敘畫之源流曰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又曰馬后女子尙願戴君于唐堯事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陳思王畫贊序

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漢明帝畫宮圖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雜畫讚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讚至陳思王曹植爲贊傳

按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曰尙書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贊蓋每圖有贊故曰畫贊班賈諸儒所作也至陳思王又繫以小傳故張彥遠云曹植爲贊傳贊後而繫以傳也隋志稱陳思

王贊非是

南宮雲臺功臣列將圖

范書列傳第十二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列宿未之詳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范書馬援傳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天竺釋迦立像

隋書經籍志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

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陽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于清源臺及顯節陵上

梁釋慧皎高僧傳蔡愔又于西域得畫釋迦像是優塡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旣至洛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

鴻都門學圖

范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太子曰其中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又蔡邕傳云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靈帝刱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鴻都門圖圖孔聖七十子又曰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尚方畫于洪都學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

鴻都文學圖贊

范書酷吏陽球傳球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

不省

益州禮殿圖

宋沈作喆寓簡曰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任預益州記文翁學堂經火災朕修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象及禮器瑞物

玉海五十七引益州記云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云漢獻帝時立又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九月

洪适隸釋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禮記今在成都朕所作石室在文翁石室之東又東即周公禮殿規模

古質井斗與制柱皆削方上狹下廣刻記于東南之一柱亦木爾歐陽氏以爲文翁石柱記者誤也自興平甲戌至于乾道丁亥千有三年殿宇巋然如故由唐顯慶以來以孔子爲先聖今禮殿無周公像矣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爲盧江伯高眹爲陳留伯在從祀之列云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其中後人又作高眹像偶公室

按附志史部雜傳篇有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舊新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並不著撰人皆此

類之書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源流曰蜀郡學堂義

存勸戒之道亦卽謂此圖也

劉褒雲漢圖

劉褒北風圖

張彥遠名畫記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

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見孫暢

之述畫記及張華博物志

按雲漢北風皆取詩人之意而爲圖猶世之有豳風

圖也故經義攷列之詩類中張氏樹蜀典故事篇謂

楊由兵雲氣圖卽劉褒雲漢圖非也

蔡邕赤泉侯畫贊 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蔡邕講學圖

蔡邕小列女圖

張彦遠歷代名畫記曰邕工書畫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于省注云喜震叔節賜彪 按叔節楊秉字謂楊喜楊震楊秉楊賜楊彪五人也兼命爲贊及書邕書畫及贊皆擅名于代時稱三美見東觀漢記及孫暢之述畫記又曰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于代

宋郭若虚圖畫見聞志曰古之祕畫珍圖雖不能盡見其蹟前人載之甚詳典範如毛詩圖爾雅圖其次則後漢蔡邕有講學圖

按劉向別錄云臣向與黄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畫

之于屏風四堵此列女傳圖之大者也米芾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謂晉顧愷之也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云云此所謂小列女圖也蓋本之蔡中郎今儀徵阮氏重刊宋本圖繪列女傳是其遺槼之彷彿者

趙岐壽藏畫贊 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岐京兆長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為壽藏于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為贊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見范曄東漢書

楊修西京圖

楊修嚴君平像

楊修吳季札像

范書楊震傳震弘農華陰人也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彪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注引續漢書曰時年四十五

魏志陳思王傳注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臨菑侯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晩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楊修有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于代

麒麟鳳凰圖像

洪适隸釋曰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𡌟爲甚有深意所題四字頗大漢代鳳凰集郡國頻有之惟麒麟不多見耳此刻亦猶李翕黃龍白鹿碑之類也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于此碑像下有贊云天有奇烏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分布宣揚又云天有奇獸名曰麒

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闕慈采晉
明明我君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
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洪适隸續曰麒麟鳳凰碑各以二字題其上漢人所圖
二瑞獨此最爲奇偉

孝堂山石室畫像

青浦王昶金石萃編曰石室三間在肥城縣畫象共十
幅石高廣尺寸不一
阮元山左金石志曰曲申太令兆定云孝堂山畫像舊
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
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此畫

象中驂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所應有而斬馘獻俘覆車墮河二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用心然一車兩馬騶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即爲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叅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似非爲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沿爲郭巨之墓耳

故從事掾武梁祠堂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象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象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爲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

喜故蒐錄之以資博覽

洪适隸釋武梁祠堂畫象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榜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趙德夫則云武氏石室畫像而不能辨此畫爲武氏誰人冢前者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以武

梁祠堂畫象名之

王昶金石萃編武梁祠堂畫象共三石今在嘉祥縣武宅山所畫人物衣冠車馬室屋臺殿樓閣鳥獸花木之類細筆鉤勒極工緻而又極古樸且能狀其情事脗吻畢肖金石錄云五卷者以搨本分裝爲五卷也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云孔子見老子畫象原在嘉祥武宅山黃小松移濟寧州學

武氏祠左石室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畫象共十石惟第一石有題字今在嘉祥武宅山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左石室畫象乾隆己酉秋李鐵橋等平治祠基時所得

武氏祠前石室畫象

武氏祠後石室畫象

武氏祠南道旁畫象

武氏祠東北墓間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前石室畫象共十五石三石無字今在嘉祥縣武宅山尚有後石室畫象九石祠南道旁祠東北墓間畫象各一石皆無題字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前石室畫象刻古帝王忠孝烈士奇跡皆同武梁畫象亦用分書題識其名惟不作韻語耳

武氏祠石室祥瑞圖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石室祥瑞圖畫象其二石今在嘉祥武宅山第一石畫三層題字共十六榜第二石畫三層題字者二層共二十三榜

錢塘黃易跋曰武梁石室殘石三刻人物鳥獸有小人分書標題其語句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約略相同東漢崇尚圖讖故圖刻乃爾石背若瓦脊是爲石室之頂其內題刻可以仰觀也是刻前人著錄所未及嘉祥縣志云石室內刻伏羲以來祥瑞所指即此因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圖

王昶又曰案武氏之有碑者梁也斑也榮也其見于石闕銘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于梁碑者有仲

孝季章季立子僑東漢武氏闕闕之盛略可概見而范
書中無一語齒及且可怪也按梁字綏宗故從事開明吳郡丞斑字宣張敦煌長
史榮字含和執金吾丞兗州刺史部濟陰郡人也

故武都太守李翕池池五瑞圖

何焯南野集漢五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伯都西狹頌
建寧四年立也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
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
畫其像刻石在側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李翕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
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藏于前而石刻
亦容有溢美也

大興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曰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

瑞碑實則西狹頌磨崖畫像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
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

王昶金石萃編曰李翕黽池五瑞圖磨崖高六尺八寸
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左二樹
交枝繁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
之象題字六處曰黃龍曰白鹿曰嘉禾曰木連理曰甘
露降曰承露人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三人今在成
縣按題名上祿上官正楊嗣下辨李京蓋郎此三人所刻也李京與西狹頌題名之李虔李旻李遂李瑾同爲下辨巨族而李虔疑即續服氏通俗文者

故荊州刺史李剛石室畫象

酈道元水經注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

叔敎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有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君臣宮闕龜龍麐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不甚傷毁

洪适隸續曰酈氏所載古碑百餘惟李剛魯峻二墓有圖畫

故司隸校尉魯峻石室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曰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節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冢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

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第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滎爾

劉村洪福院畫像

王昶金石萃編周公輔成王畫象共三石畫三層下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嘉祥縣劉村

偃師武億授堂金石跋漢隸字源識成王周公畫象多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近黄小松得之汶上兩城山足徵巽氏說非誣

焦城村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周王齊王畫象共二石今在嘉祥縣焦

城村第一石畫三層惟上層有題字一榜第二石畫三層惟中層有題字一榜

射陽石門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孔子見老子畫像共二石畫三層上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又曰門人汪中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為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像

按漢畫石刻蜀中及山左出土為多見于酈道元以下諸家著錄者尚有三數十然多無題識亦或殘碎不成章段今但錄最著者以見大凡

右畫之屬凡三十目

北海敬王睦草書尺牘十首睦始末具後部春秋類

范曄宗室四王列傳睦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章懷太子曰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東觀記曰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杜度章草書

晉書衛恆傳恆作四體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書斷引文云杜善作篇蓋有所改易也）

唐張懷瓘書斷曰後漢杜度（杜度作杜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為齊相善章草雖史游始

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紀其迹摲其神妙其惟杜公蔡邕勸學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

唐竇臮述書賦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存而作故贊曰注云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蹟詔上章表故號章草今見草書五行（書縱）

（云北海相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

按法書要錄載趙壹非草書云（上計掾趙壹詳見張懷瓘）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楷其篇（按此上當有手字）無怠倦焉于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玩其曰張生者謂弘

毀張芝師杜度者也守令作篇者言守定杜度作篇傳寫臨摹也張芝臨杜度梁萋二人又臨張芝蔡中郎云美守名篇衛黄門云號善作篇或度所作草書勢有美守善作等篇目歟梁周興嗣千字文杜蘩鍾隸杜葉即指此

崔瑗篆書勢瑗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崔瑗草書勢

范書崔駰附傳瑗所著有草書勢

唐經籍志經部小學類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藝文志小學類崔瑗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于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張伯英祖述之章

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又曰子玉書遺跡絕少又妙小篆今有張平子碑又曰子玉草書入神小篆入妙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勢一作體晉書衛恆傳初學記二十一引草書勢兩條

蔡邕篆勢

蔡邕隸勢

范書本傳蔡邕所著有篆勢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蔡邕篆勢晉書衛恆傳藝文類聚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之今見本集又曰隸勢或是衛恆作本集有之姑不刪

按蔡中郎集有隸書勢張懷瓘書斷上卷亦明引蔡邕隸書勢其文與晉書衛恆傳同特有所删節耳或以本傳不載隸勢遂以隸勢爲衛恆作疑本集誤收今攷衛恆撰四體書勢惟首一段汲冢古文以前賢無作古文書勢者故恆自作之謂之字勢其他篆隸二體皆取蔡邕篆勢隸勢草書一體則取崔瑗草書勢故其言曰嬀不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古無別名謂之字勢其下邕作篆勢曰云云又其下作隸勢曰云云作字上或效去邕字或襲上文省去邕字要皆邕所作非恆作也 又按衛黃門四體書勢張懷瓘書斷咸附著于篇曰衛恆古文贊曰蔡邕大小篆贊曰蔡邕隸書勢曰崔瑗草書勢其文並與晉書同此尤足證明者也

曹喜筆論一卷

北魏江式論書表曰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

張懷瓘書斷曰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恆云喜善小篆異于李斯邯鄲淳師焉

書譜引唐元度十體書曰喜善懸鍼法後世行之以題五經篇目又曰喜作垂露篆以書章表奏事謂其點綴如輕露又王羲之筆勢傳曰喜見李斯筆勢悲歎不已作筆論一卷

張芝筆心論五卷

范書張奐傳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張懷瓘書斷曰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煥爲太常徙居弘農華陰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出諸杜度崔瑗龍驤豹變青出于藍又刱爲今草天縱尤異章仲將謂之草聖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于自然可謂變化之極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書斷引書勢傳曰芝見蔡邕作筆勢遂作筆心論五篇

右書之屬凡六家八部

蔡倫造紙法

范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愼數犯嚴顏匡弼得失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爲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衞封爲龍亭侯後爲長樂太僕以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飲藥死國除按引荊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臼云是春紙臼也則倫是桂陽耒陽人也

初學記文部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鈔作紙又其字從巾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縋如麻名麻紙以樹皮作紙名穀紙注云見董巴記及博物志按范書賈逵傳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簡竹簡紙即此所謂幡紙似是縑帛時蔡侯紙尚未

出也

按史言元興元年奏上云云者上其所造之帋并奏其造紙之法欲使天下齊同其製從而用之其事固可想見也當時或錄入尚方故事中及文選自古書契以下云云似即據其本奏中語

班固弈旨一篇佚始末見釋部小說類

藝文類聚巧藝部晉曹攄圍棋賦序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棋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爲喻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班固弈旨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古文苑並引之

按類聚引文稍多御覽所引更略然末後三語爲類

聚所無知與古文苑所載皆非其全文也

應瑒弈勢一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裴松之注引華嶠司馬彪書曰瑒祖奉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應瑒弈勢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並引之

按類聚御覽所引亦非其全文前史有著錄隋唐書

勢皆故今亦以弈角弈勢別著于篇

梁冀彈碁經一卷冀事詳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梁統附傳冀爲人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

章懷太子曰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

宋史藝文志梁冀彈碁經一卷

按本傳言冀善彈碁容有是作前史或并入他人書故不顯至宋始明著于錄夫冀之爲冀後世亦未必有人肯嫁名于彼者矣

右雜藝之屬凡四家四部

馬援銅馬相法　援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攷之于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按傳注引援銅馬相法又御覽八百九十六引馬援銅馬相法尤詳又董卓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則此馬毀于董卓隋志五行家梁有關中銅馬法一卷亡疑合東門氏馬氏爲一書

相鷹經

相印經

相笏經

魏志夏侯玄傳注魏氏春秋引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陳羣字長文韋誕字仲將）

按相牛經相馬經並出前漢已錄入漢志拾補此三書或當出後漢故錄于此

左慈助相規誡一卷（助字當是形字之刊誤）

范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

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
入羊羣莫知所取焉
章懷太子曰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
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
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云云
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左慈相訣云人頭員
以法天足方以象地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左眉爲青龍
右眉爲白虎鼻爲何陳伏犀爲朱雀玉枕爲玄武又云
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左爲青龍右爲白虎是曰四體頭
爲句陳是身之主又曰左耳後爲太山右耳後爲華山
額爲衡山項後爲恆山鼻爲嵩高山

崇文總目道書類左慈眞人助相規戒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行家左慈助相規戒一卷

按蕭氏引左慈相訣知左慈實有其書矣至宋猶傳

此一卷隋志不著錄者大抵皆彙入衆家相書四十

六卷中

趙炳越方

范書方術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

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

大起二人遇于烏傷谿水之上遂結言約其以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谿水水

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

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于永

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章懷太子曰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

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

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

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至今江南

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徐登傳出搜神記趙炳搜神記及

水經注皆作趙昞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

效多炁耳孫汝澄曰越方即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

也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太玄禁經一卷似即此類之書

今俗所謂辰州符祝由科者亦即其類

右雜術之屬凡六家六部

右雜藝術類凡四種綜四十八目

後漢藝文志卷三